劒笑

劍筴第二十七卷

乘化篇凡四十二事 凡四十二條

曾石公劍

南林劍

蘭子劍

市偷劍技

司馬氏劍

荆卿劍

劍隱

許眞君遇劍仙

飛仙劍技

虬髯客劍

韋生劍

京西店老人劍

蘭陵劍

嘉興繩技劍

車中女子劍飛

聶隱娘劍

精精兒劍

空空兒劍

薛家青衣劍

長安婦人劍

[illegible]劍俠

義俠劍

劒筴第二十七卷

關中錢希言譔輯　雲間范允臨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鋟

乘化篇方術之在天下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故紀仙俠並存劒伎焉

筴曰世傳劒術是遯之高志者故曰天遯考諸淮南五遯劒其遯千金者乎然軒轅負荷高陽飛騰玄女兵符周官擊刺所從來遠皆是物也迫夫含光承影之鋌出而劒之軼妙極矣要之傳者其

跡不傳者其秘耳猿公蘭子而後習劍
者莫辯于唐人哉二三跋扈靡不委喪
其君然一遇劍士則無所逞其威福變
化若鬼瞬息千里索之不可見聞之者
栗如負芒噫神矣技矣庶幾所謂下神
仙一等者歟而九國志稱劍俠為鬼鬼
乃陰物故婦人外道多學之此其言河
漢詩曰我聞其聲不見其身筴乘化

黃石公劒

黃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龐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不及輪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胈北肴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于未形之前者揖讓乎

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說苑】

南林劒

越王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于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

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劒擊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于處女吾聞子善劒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晉左思吳都賦云竹有篔簹箖箊晉武昌戴凱之撰竹譜注云箖箊葉薄而廣越女試劒竹是也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白猨遂別去見越王越王

問曰夫劒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埜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

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莫能勝越女之劍越絕書

唐李賀詩見買若邪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蘭子劍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元君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列子）

市偷劍伎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試

齊師愈强于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于[illegible]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淮南子

司馬氏劒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犇秦[漢書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世善傳劒也一曰傳手搏論黜而釋之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蒯聵其後也史記漢書略同

荊卿劒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呂氏劒杖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于楚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于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

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使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史記

劒隱

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後漢書

許眞君遇劒仙

晉之將亂眞君許遜乃弃官東歸嘗憩于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斑劒來獻眞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眞君之家惟日擊劒自娛眞君知其劒仙也卒獲神劒之用既而

與吳君游于丹陽黃堂聞諶姆多道術遂
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禀道骨仙
名在天籍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
爲衆眞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
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
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眞君方
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

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千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見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遂建祠宇每歲必朝謁焉 十二君傳

飛仙劍技

非隋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歿並以傭書爲事

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賸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北史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illegible]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虬髯客劍

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床鑪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

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illegible]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

環坐曰煑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鑪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知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

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時到太原達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遠虞初志

韋生劍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斷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日巳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彈懷

銅充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笑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

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如別在一處但悵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它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搓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劄刀

于十餘以蘿餅環之揖韋生就座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于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虀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

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毋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關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

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
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
韋路口贈絹百匹垂泣而别 唐語林

京西店老人劒

韋行規自言少時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
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
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
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艸中尾之韋叱

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鞾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忤也老人笑曰客

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却領取聊相試耳又出箭枚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酉陽雜俎

蘭陵劍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

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敝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逼黎之官閥黎惟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其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穢迹非證慧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鈞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鬟擁劍長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躍揮霍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

日向試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從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酉陽雜俎）

嘉興繩技紉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

由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君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為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重吏云此囚人所

索迴綰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因曰某所為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因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為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效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

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抛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抛繩虗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狴犴在此日焉 原化記

車中女子劒飛

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衫揖士

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彊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服純素

二人羅拜此女亦不荅士人拜之女乃荅
拜遂揖客入宴升床當席而坐二人及客
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
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
酒數巡女子捧杯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令
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賜觀乎士人甲
遜辭讓云自幼至長惟習儒經絃管歌聲
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也君熟思之先

所能者何事答又尋思良久曰其爲學堂中者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爲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乃起行于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廻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壁上行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士人驚歎恍然不樂

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開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縋一器食下士人飢甚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

經念呪餘無它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眞

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眞說之曰隱娘

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之

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狖極多松蘿益

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

能于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

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劒一口長二

尺許鋒利吹毛令剸逐二女攀緣漸覺身

輕如風二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

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人曰計甚驚怕然其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士人胸膊訖絹一頭繫女子身女子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後它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原化記

聶隱娘劒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却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

人舍以藥化爲之水又五年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曰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不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

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後遂嫁之[傳奇]

精精兒劒

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夫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對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盡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

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一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繫之以紅銷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廻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

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
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
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
于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傳奇

空空兒劍

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
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
能從空虛而入冥漠無形而滅影隱娘之

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

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抛官歸洛方挩

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傳奇）

薛家青衣劒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内記字將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

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
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其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
未寧以滏陽為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
傷之餘軍府艸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節
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胡
章女三鎮交締為婣婭使益相接田承嗣
常患肺氣遇暑益增每曰我若移鎮山東

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之　廿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憂嵩以其

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瞶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宅則待某却廻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

也乃入閨房飾其行具乃梳烏蠻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鞋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即紅線廻矣嵩喜而慰勞曰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

為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徒步于庭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内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内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寢蘭堂不覺

命懸於手下寧勞禽縱只益傷嗟時則蠟
炬烟微爐香篆委侍人四布兵罷交羅或
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
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
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
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酧
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返七

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
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
昨來暮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
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
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
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
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留使者
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專遣

使齎帛三萬匹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它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

綠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況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殞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愳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牘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僚友夜宴中堂嵩以詞送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調竟嵩
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
所在【甘澤謠】

長安婦人劒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其色
莊其氣顓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
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以異
也遂婦于同里人既生一子是後則忽有

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于再于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其有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它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于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怒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于蜀長于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位而酷者陰以非

法繩之卒犇市當効力不任其心未果殺
令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顧無駭又
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毋殺
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人爲非
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既
出戶望其疾如翼而飛去（崔蠡本傳）

博陵劒俠

博陵崔愼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

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愼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士人與君不敵不可爲它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愼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

發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既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

慎思驚歎未巳少頃却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餧兒巳畢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巳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義俠劍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

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群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為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

歸宅此客遂如厠厠與令宅唯隔一牆客于厠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一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弃于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

[illegible]魂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
侯愁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
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
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
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
此宰頭以雪公冤此客怕懼愧謝此人持
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
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原化記

三鬟女子劒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為潘鶻硉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䂓度與衆賈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云寳之不但通貨財宅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數萬遂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

第于京師常璉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它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它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

子年可十七八衣裝繿縷穿木屐立于道側槐封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久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菴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它事熟之遂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

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週歲矣超一日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子曰每感重恩恨無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illegible]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

勿言于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
循未暇昊來日詰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
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
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
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
若飛鳥忽于相輪上舉手超欻然攜念珠
而下曰便可相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
崇吳述其事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

日訪之已空室矣劇談錄

田膨郎劒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珍置於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它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于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

苟求之不獲且慮它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謝罪請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所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虞蕃將王敬弘常畜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麗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

幽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
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
項刻可至薇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何
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
琵琶至座客歎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雜術
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一二[illegible][illegible]十餘里丞
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
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霎罷及

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
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
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
蜀中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未
事欲以報恩偷桃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
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
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
答小僕曰偷桃者田彭郎也市廛軍伍行

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犇走自茲再宿候之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鞋步鬭人不相睹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illegible]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于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

于是昇至左右軍[illegible]款而服上喜令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士盜內外因繫數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初得彭郎巳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巳劇談錄

長安戲場劍

唐貞元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劈而墮足

門歷而脫善擊毬搏捕戲又善舞劒數丹
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
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獨異志

旗亭婦人劒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
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
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晩歸偶與美
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

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二矣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既允焉給即曰僕之厄塞阽于潢瀆如此到甚上不敢望焉矛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買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曰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

以須冬集可矣立遂成焉閱其家豐儉得
所至于扃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
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
帛以付立日未嘗缺立憫其勤勞因令傭
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覊[illegible]
歲產一子惟日中再歸爲乳哺[illegible]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遑遑謂立曰妾乃
宛佗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

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
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悉以相奉
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
訖收淚而别立不可留止則視其所攜
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疑
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
立開門出送則已不久矣方徘徊於庭遽
聞叩門立迎門接俟則曰更乳嬰兒以豁

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廻燈

寒帳小兒首已離矣　集異記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

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

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

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

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

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
刧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
已偶話于荊娘荊娘亦
曰此小事我能為郎仇
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
之至期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
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北夢瑣言

廬生劍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
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
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
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
相捨因邀同之南岳盧亦言見故在旦不之
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
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
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

只得此術豈可輕道邪盧復祈之
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illegible]
色勇今夕須傳勿等閑[illegible]
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illegible]君[illegible]
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
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
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
之如扎盧恐懇具述盧乃笑語唐曰幾悮

役男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其師仙也令其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酉陽雜俎

四明山劍術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

旦有夫婦偕詣山居携一壺酒寂

今日離剡縣寂日道路甚遥安得
此傾亦異之然夫甚少而[illegible]
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illegible]
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illegible]之[illegible]
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開抽出兩物展
而喝之即兩口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
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迨曉
[illegible]寂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

夫婦寂真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寂辭曰少尚玄學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水拭御徘徊間不見爾後再於華陰遇之始知[illegible]也 北夢瑣言

壁飛劍技

唐駙馬柴紹之弟有材力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illegible]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又以[illegible]

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

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

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

朝野僉載